

## ■流光岁月

### ■纪青山

幼时的记忆里，家乡的树是很芜杂的，粗略算起来应不下几十种。这些树不但撑起了片片绿荫，也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用途的板材和食源。

### 老槐树

老槐树，亦称家槐，以区别于洋槐。村里袁老大的房后就有一棵树心被蚀空了的老槐树，树龄恐有一二百年。据老一辈人讲，袁家的先祖原是八里外的袁庄人，当年因与村人结怨，因打官司导致倾家荡产，无奈之下便投奔到老娘舅家即我们村居住，至今已历九代。如今，古槐的主干早已蚀空，树身布满疤洞，像一位风烛残年的垂垂老者。古槐的主干虽空，但从根部生出的两根枝条，也有碗口粗细。春天，嫩黄的叶芽布满枝头。夏天，枝繁叶茂，亭亭如盖，洒下一片浓荫。秋天，枝条上结满了串串槐夹，人们搬梯拨凳争相采撷。因为它是止渴生津祛火润肺的上好饮品，中药称之为“槐籽”或“槐米”。

听说，前些年有人想出高价把树买走，准备移栽到城市的小区里。袁老大说，出多少钱都不卖，因为它不是卖货

儿的！

古槐仍立在那儿，见证着百年来村里的人事沧桑。

### 大官杨

据老人们讲，从前，村东大坑北沿儿有一棵大官杨，高十数丈，两人扯手方能合抱，树荫能遮半亩多地。微风吹过，巴掌大的肥厚树叶哗哗作响。缘于此，大官杨被称作“鬼拍手”，庭院周围多不栽植。故老家有俗言“前不栽桑，后不插柳，门前不植‘鬼拍手’”。

这一树种，不但木质坚硬，且纹理清晰，刨面光滑，是打制家具、充作梁檩的上等材料。

关于这棵树，还有很多故事。

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村上出了一个好汉叫费怀的，因为家穷，但又不愿过贫苦的日子，便暗地里当了“趟将”，后来与几百里外鲁山的“杆儿”上有了勾连，常常在宝丰、叶县一带“做活儿”，专干“绑票儿”生意。

常言说：兔子不吃窝边草。费怀深知此理，平时在村里既不显山也不露水，很安分守己的样子。不想，后来与邻家富户因为宅基发生了争执。富户不

明费怀的底细，两家缠斗了一些时日。一天，费怀引富户主人至村东大杨树底下，脚上捆绑上泥履（一种木制小凳儿，雨天脚上踩泥用），束了束腰带，朝手心里吐了口吐沫，双手抱树，噌噌噌，猴一般爬了上去，又刺溜溜地滑了下来，也不多说话。富户主人目瞪口呆，惊得嘴好长时间没有合上。

向来，穷不和富斗，富不和匪斗。从此，富户再也不提两家宅基地的事。

不过，费怀最终还是栽了，被官府捉了去挨了枪子儿，据说是邻家富户向县里告了密。因为，匪，自古为官府所不容。

一九五八年的冬日里，公社建大礼堂，把这棵大官杨伐了做了梁檩。

### 香椿树

村里荒地多，树也多，香椿树尤多。村西北角梁家的香椿树最大，也最好。

据说，香椿树分青椿、毛椿、红椿和黄椿。品类不一样，叶子的吃法儿也不一样。青椿、毛椿的叶子泛点儿苦头儿，不宜生吃，需揉搓腌渍。若与鸡蛋拌炒，还需滚水焯一下。而红椿、黄椿

既可生吃，也可腌渍，味皆佳，尤其是黄椿更是其中的上品。

红椿树，号称“百树之王”，旧时修房盖屋须用一椽，据说能镇妖辟邪。富贵人家打制寿棺也多用此物，“上九路”（顶、帮各三块板材），“椿楸配”（红椿树、楸树相配搭）都是上等棺木。

梁家老人过世，用这棵红椿树作了寿材，很让十里八村的老人们羡慕。

早些年，农家少盐寡油、缺柴没吃，生活苦，香椿的叶芽，无论是腌渍，还是在石臼里捣烂成汁儿，都是人们佐饭的佳肴。

春天里，香椿树萌出了嫩芽。村人大多厚道，打个招呼，即可到有香椿树的邻家摘采一些。唯梁家的老太太吝啬，为不让人摘她家的香椿叶，整天蹲在树下守着。原因是她家的那棵香椿树是黄椿，拿到集市上卖得特别快，一年下来能卖好多钱哩。为此，梁家老太得了个外号——“夹贱头儿老婆儿”。

我小的时候，经常看到梁家老太太头戴老蓝头巾，打着裹腿，颠着小脚，挎着小竹篮，急急地走着，到几里外的集市上去卖香椿菜。

今天，人们吃的多是青椿或毛椿，而黄椿已经很少见了。

## ■儿女情长

### ■郑颖勇

我的父母住在农村老家，有一个普通的院子。三十年前，院子里的瓦房塌了，父母就一直住在西屋里。家里一直盖不起新房，院子就显得又空又大。

在我小时候，家里的堂屋是三间瓦房。墙是里生外熟的土坯墙，时间久了，墙里边有不少老鼠洞。村里修路时，把屋后边路基的地面垫高了，我家瓦房的墙根脚就被埋住了，夏季里连日暴雨，土坯墙被泡坏了。一天中午，后沿墙倒屋塌，梁头落地，幸好人都在外边干活，没伤着人。

西屋子虽破旧，但十分古朴。习惯了大城市的生活，偶然回老家一次，看到这院子，看到这西屋，我瞬间有了一种穿越感，往事一幕幕在脑海里呈现……

院子里的石磨盘，是生产队时候留下的，早就没用处了。一看见这个红石头磨盘，我就想起了那时推磨磨面的情景，磨盘上堆着玉米籽，磨盘在父亲的推动下旋转着，玉米面儿从两扇磨盘的缝隙里流出来，在下方扇磨盘周围的圆台上堆成一座座小山……

## ■别样情怀

### ■杜晓艳

已是5月下旬，不久，中原大地上就要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收割了。在没有收割机的年代，家家户户拼的是劳力和速度。记忆中的麦收就像打仗一般，从割麦晒麦到麦粒归仓，一环连着一环，不到最后归了仓，没有人敢喘一口气儿。庄稼人太知道一场雨能毁了一年收成的惨痛。

我原本是不知割麦的具体事的，如果不是父亲去世，只怕还是一个看着父母兄长劳作、自己和妹妹在田间地头嬉戏的少女。

所有的成熟都要以一定的痛和失去为代价，而这种成熟又非真正的熟谙人情世故，只是一种过早的体验和承担。

## ■心灵漫笔

### ■向 起

“生命中并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”当雨后的七色彩虹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于天际间，那一刻是美的；当白鹭独舞于湖面，瞬时水波荡漾，泛起阵阵涟漪，那一刻是美的；当昙花开放的夜晚，丝丝芬芳，俏丽可爱，那一刻也是美的。生命中总会有很多美丽的瞬间，值得去捕捉、思考和停留。

我常常在想，人这一生，能看到几次雨后的彩虹呢？即使出现了彩虹，在那一瞬间或许我们正忙于工作和生活，很快就错过了，那样的美便更弥足珍贵了。即使有白鹭独舞于湖面，但在那一刻能怀着淡然的心情，静静地观察和感受那灵动之美，并用相机捕捉美的人也是屈指可数了吧？昙花是美的，却在夜间绽放，能在夜间起来赏花之人也是凤毛麟角了，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亲眼见过昙花绽放的样子。我便更加珍惜身边的美了，原来美都是短暂而易逝的。五月的清晨，我跑完步来到家后院

# 故乡的小院

我好奇地跟着大人在磨道里转，想去扫一扫那堆积的黄面儿。等大人停下来，向磨眼上加粮食时，我还趁机去推了一下磨杠杆。可那杠子又长又粗，我举着双臂，使出全身力气，那磨盘还是一动不动。

院子围墙已显得古旧，沙灰垒的红砖院墙有的地方已经锈迹斑斑了，墙根处出了很多白色粉末。院墙边，小草从地上偷偷地钻出来，让小院子里外外充满生机。一到春天，小院便花开不断。先是一树杏花开了，小院里一下热闹起来，蜜蜂在花枝间飞舞。杏花刚谢，旁边一棵桃花开了，赏心悦目。不久，墙外的梧桐花开了，一串串的粉紫色桐花飘着沁人的馨香，风一吹，还有桐花落下来。

再过不久，院里那棵洋槐树便开花了，一串串洁白的槐花，清香四溢，还是难得的美味佳肴。闻着花香，我站在树下，抬头望着那槐花，想起那蒸槐花的美味，忍不住馋涎欲滴。去年我回家时，槐花正开，我借了长梯，爬上树去用竹竿绑上镰刀，钩下来好多树枝。采摘的槐花一部分送给邻居，一部分蒸着吃，还给亲戚送去了点儿。

墙根还开着几种不知名的花，几棵蒲公英也绽开了黄色的小花朵。小时候，我们总爱拔出蒲公英的种子，拿在手中吹一口气，蒲公英种子飘飞了，越飘越高，越飞越远。我们高兴得连蹦带跳，追逐着远去的、渐渐消逝的、像降落伞一样的蒲公英，望着那一片蓝天，放飞着我们的希望和梦想……

妈妈做饭，用的还是老式灶台，天天烧柴做饭。每次回家吃着妈妈用这老式铁锅做的饭，就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。妈妈不习惯用煤烧火做饭，她在火炕上做的稀饭、蒸出来的手工馍格外好吃，大米稀饭更是美味，我不得就不多吃几碗。

如今，我们像一棵棵蒲公英的种子，在他乡落地生根，不可能再回到从前的生活。小院依旧，小屋尚存，年年岁岁，只有父母还生活在那里，守着贫瘠的土地，居住在这破旧的小屋里。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拾掇着小院，使得小院里瓜棚满架，树上果实累累。

小院里有我快乐的童年，有我的父老乡亲。无论我走得多远，永远也不会忘记故乡的小院。

# 少年麦客

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麦收，我就遇到了难题：太缺劳力！姐姐刚有几个月大的女儿，哥哥在部队，家里就剩母亲了，五六亩地呀！我难以安心在学校学习，非要退学回家，哪管中考在即！班主任老师看我一脸坚决，让我先回去。他说，不要轻易放弃，什么事情都是有办法的！

第二日早晨，当我和母亲拿着镰刀赶到那一块三四亩地的大田时，却见有十几个身影在晃动。我一惊，以为是偷麦子的，气喘吁吁跑过去，边跑边吆喝。到前一看，我呆了，竟是班长带着十几个同学，各自拿着镰刀，已经放倒了一片。我犹记得他们的脸上写满了全是是麦灰，那割过的麦茬，高低不齐，那

扎好的麦束，大小不一。在六月清晨的金牌下，我的世界一下子安静又沸腾了。

班长告诉我，班主任挑了班里身强力壮的男生来帮忙，有一些女生也要来，大概有三四十个，大家各自带工具，其他远一些的也快到了！

我从来没听过如此美妙的声音，那麦秆被镰刀一把割断的声音，那不时传出的说笑声，还有偶尔哪个女生看到虫子的惊叫声，再紧跟着的大笑声。所有这一切，都不影响他们或麻利或生硬却认真的割麦动作。

那是一场漂亮的战役，我的这一大帮同学在正午时分，成功地结束了这次丰收，他们没有人愿意到家喝水、吃口饭，骑着自行车就走了，二十辆自



国画 晚归图 刘 煜 作

## ■人间世相

# 晚 景

### ■张国绍

腊月。一天上午，我去外边扔垃圾，路旁遇见一位花白头、衣着整洁的老太太。她笑眯眯地冲我问，他大哥，几点了？

我将垃圾扔进垃圾桶里，空出手后赶紧掏出手机看一眼，老人家，你看看，刚好十点半。

老太太听了，原地没动，依旧笑眯眯地冲我说，他大哥，我在这儿等俺老三孩哩，俺老三孩一会儿开车过来接我，晌午叫我回他家去吃饺子哩。

之前，我偶尔也会遇见这位老太太，但因不熟悉，一直没有聊起了天。见她这样年纪的老太太，都不耐寂寞，喜欢与人搭讪聊天。

于是，我主动问一句，大妈你高寿？

老太太没听清，歪过头问一句，他大哥，你说啥哩？

我改口道，大妈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

属大龙哩，他大哥你给我算算吧？

哎呀大妈！这个我真算不出来。

属大龙，今年七十八了，知道了吧他大哥？

噢……大妈您今年七十八，看上去身体蛮不错嘛！

老太太笑道，也中，反正能吃能喝还能睡。

我又问，大妈您贵姓呀？

俺姓林，叫林桂枝，年轻的时候，是咱市农机厂的老劳模。俺现在退休工资都涨到三千多了！

哦！三千多，还老劳模，真不少，真不赖！

老太太突然问一句，他大哥，你知道博士大还是研究生大？

这……因为我平时不太注意这类问题，凭感觉，应该是博士大。于是我便告诉她，大妈，我也不敢肯定，应该是博士大吧？

老太太说，俺的俩孙子，一个考上了广州军官学校……

我大笑，是吗……大妈您跟前几个儿子呀？

老太太说，仨孩儿闺女。对啦，他大哥，我今年给俺仨孩儿闺女制定个新政策，仨孩管我吃住，一轮一个月；仨闺女管我穿戴，一人一月给我买一套新衣服，他大哥你说中不中？

我又被逗得哈哈大笑说，中，老中！可是，大妈您的工资，省下来又有啥用处呢？

老太太说，等到年下的时候，给重孙子、重孙女、重外孙、重外孙女发压岁钱嘛，不偏不向，一人两千……

老太太大笑说，滴溜溜，一阵喇叭响，他老三儿子到了。

正月。一天傍晚，我又去外边扔垃圾。

远远的，看见衣着整洁的林老太太，正在另一个垃圾桶旁捡拾废品。

过一会，老太太拎着她的战利品，慢慢悠悠地朝这边走过来。见路旁有一只饮料瓶子，一弯腰，随手捡起来装进了一只手提袋子里。

几点了，他大哥？

老太太的搭讪方式毫无新意，每次遇见我，都会千篇一律地问一句“几点了，他大哥”。

我告诉她几点几分后，老太太并不急于离开，又停下来与我聊起了天。见我盯着她的手提袋子看，老太太便摇一摇说，他大哥，你可别想着我没钱！

我说我知道，大妈您是老劳模，您每个月的退休金都已经涨到三千多块了。

老太太说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随便捡个破纸箱、废塑料瓶啥的，攒几天都能卖好几块，钱再多俺都不嫌多，你说对吧他大哥。

我说，对，对得很！大妈您这样权当锻炼身体了，一举两得。我又说，大妈工资三千多，咋花您都花不完吧？

老太太说，花不完，花不完。接着，话锋一转，俺的俩孙子，一个当博士，那一个……

不等她说完，我便抢着说，那一个正在上军校，一毕业就能当军官。

老太太笑着问，你咋知道呀他大哥？

我说大妈您可能忘记了，年前年后您碰见我，都给我说过好几遍了。

老太太说，年里头，俺那个小孙子结婚，我给他一个大红包，他大哥你猜猜，猜猜我这个当奶奶的给他封了多少钱？

我伸出一根食指，一千？老太太摇摇头，我伸出食指和中指，两千？老太太又摇摇头。这一回，我伸出一只大巴掌，五千？

老太太再一次摇摇头，说，一万！

我说，我的天哪！大妈您可真大方，大妈您可真舍得！

老太太说，他大哥，你说说，我都已经快八十了，万一哪天腿一伸，找俺老头子去了，钱再多也没用了不是，你说对吧他大哥？

我说对，对得很！大妈您对恁孙子亲，恁儿子一定会对您亲，大妈您可真会当长辈！

老太太受到夸赞，高兴得脸泛起红晕，像搽了一层胭脂。她转过身，笑眯眯地说，他大哥，你忙吧，我该回家烧汤去了……



水韵沙澧读书会

全公益，全免费，欢迎参加。同时欢迎团体报名及商家合作。  
报名微信: siying\_289169909  
报名电话: 13783065109 报名QQ: 289169909